

# 重读施蛰存先生给我的27封信

张香还

那一年，沈从文先生南来，住在苏州九如巷。在他那里耽了两个半天。临别时候，他一再嘱托的一件事是去看望巴金先生，再一件事，也就是去看望施蛰存先生了。

这两位前辈，在我的少年时代，产生过影响的是巴金的作品；至于施蛰存，我始终没有读到过他写的一本又一本的书，也没有翻过由他主编的有很大影响的《现代》，更不用说他编的《无轨列车》《新文艺》《文艺风景》等等的了。一次经过玄妙观的旧书摊的时候，翻到了他主编的《文饭小品》。那刊名，那开本，那内容，真是别出心裁。他的智慧，立即吸引了我。从这时起，这本刊物，它的编者，就扎根在我的心底，忘不掉了！

上世纪五十年代初，我向朝鲜战场回到上海。有空的时候，到福州路的旧书店去。“反右”以后，书架上有印有“无相庵藏书”章的线装书开始流落出来。店员悄悄告诉我：“这是施蛰存的。”“无相庵”曾是施蛰存的斋号，这，我是知道的。

渐渐的，在我的心底，就很想去看一看他了。

又经历了长长的“十年文革”，“四人帮”垮台后，日子似乎趋向风平浪静了。我却在沈从文嘱咐的前几天急不可待，已经先一步去探望了这位心仪已久的前辈先生了。

到华东师大校园。一位热心人，把我领到了史存直教授家里。施蛰存、史存直，两者读音确有点相近。好多年以前，我就知道有位史存直了。那是抗战胜利那一年夏天，到上海投考学校。没地方住，最后，在吴淞路上的那座小高楼——当时是国民党接收大员汤恩伯办的一家报馆，就在他们的地板上睡了两天。报社的负责人就是史存直。最近读到一篇文章，这家报社原来是地下党领导的。眼下，这位史存直教授就为我写下了施蛰存愚园路的地址。

在1977年秋天的一天，我去看望了施蛰存先生。当时，他的几间房还没落实政策。他只能在朝北的一间小小厕所接待了我。在1992年1月的一篇拙文中，曾回忆了当时的一点情景：

走上楼去，我去看他。他从三楼走下来，就只能在二楼楼梯旁，那一间局促的卫生间里。这里变成了唯一的起居室。在这里，这位作家接待来访者，接待来自年轻人中间的求知者。说来也真难以相信，北窗下，仅一桌一椅。他让来客坐在椅子上，自己就侧身坐在抽水马桶的盖板上。

这样的“厕所会客”的场面，也真是古今中外所仅见的吧！我至今都没法忘记那局促促、尴尴尬尬的场景。也就从这一天起，一直到1995年我去国探亲为止，我们就在后来他落实政策后的那间二楼朝南的书室兼卧室的房间里——一边轮换挂着上官碧（沈从文）、冯友兰、于右任的字轴，一边挂着任伯年的画——就遵照他约定的时间：“周三下午三点后，我们见见面，聊聊天。”

他，真是一个极为随便的人。他的随便，来自于对人的真诚、通脱。他怀着一颗率真的心。戴上助听器，几句话，就足以使陌生人和他的距离消失。他又是一个少见的善谈的人，不像沈从文、巴金那样，说话总是低声低气。也不像叶圣陶、沈雁冰那样，始终带着一点点拘谨。他就是那样无拘无束，东西南北，侃侃而谈。有时，手头挟着一支云南生产的细细的雪茄——从中也可以给他带来一点生活的回忆。

也就在这期间，仅仅短短几年，他先后出版了《域外诗抄》《唐诗百话》《北山集古录》，以及《十年创作集》，主编了《中国近代文学大系（翻译集）》。他经常说的一句话是：“喜欢明朗的夏天，讨厌使人瑟瑟缩缩的冬天。”但是，无论是酷暑还是严寒，他都照样工作，不停地写。而且竟然活到了2003年，他的百岁之年……遗憾的是，他最后的几年，我们身处两地，没能到最后见到他。现在重新翻读他在那些年里写给我的二十七封信，那真是百感交集！

承光临，为老妻挡驾，非常抱歉！是日适家有要事，即将外出，老妻恐坐谈稽迟，故不敢奉留。谅之谅之！近日家中有事，媳妇新近去世，老妻病二日余，近日方起床，家务炊事，皆弟任其役。故只好杜门谢客。候数旬后当可少闲，再请惠临闲话，但以下午一时至三时为宜，上午要工作，下午三时半后要做饭，无暇款客也。尊藏古文图章无人能识，弟只得二字，未知是否？惠纸已写坏，无以报命，今后亦不欲以劣书传于人间，囑写文字，不敢承命矣。匆匆手此即请大安

施蛰存顿首 四、十七（1978年）

这是施老给我写的第一封信。他的“抱歉”，显示了我的冒失。实际，第一次上门，理应先致一函，较为礼貌，也较妥帖。奈“文革十年”，一切都扔了。“惠纸已写坏”事，后来他就把他的《北山楼金石百咏》原稿留在了我身边。原稿系毛笔小楷书就，弥足珍贵，也叫人难忘。

香还同志：  
十六日手书敬悉。  
前天有台湾客来，其中有一位东方出版社的邱各容，名片上写明“儿童文学史料工作者”，我即以足下赠我之本转送给他，如获至宝，道谢再三。现在，你应补还我一书，以后再写文章。  
《海内外》我要看，有便带来。  
识陈明诗也待你来。足下似乎消息灵通！  
21日以前，25日以后，我不空，请于22-24日之间来。  
余面谈。

蛰存 10.17(1978年)

书，指拙作《中国儿童文学史》。在这段时间里，他知道我要到徐家汇藏书楼去。忽然想起，要我帮他查1925年加入共青团的事。他说，陆定一也在这年加入共青团。他们是同年，1905年生。这一年，正是二十岁。这事，在上海一张报纸上刊出。查到后，他听了，点了点头，没有说话，似有所思。

香还先生：  
惠书敬悉。为李贺集事扰及令尊，甚以为歉。此书非必需，不能得亦无所谓。

箭即合同，用一块竹片或木版，订立契约，对剖之，各执一半，谓之别，谓之契（合也）。后世谓之合同。箭亦作箭，墓箭即买地券，古人墓中迷信之物。在砖上刻一文书，子孙向土地神买地以葬父母者。在《文物》杂志上也曾有过类似的东西。有用铅版的，叫作铅券。  
苏州那个卖碑人，能取得联系否？我想托他访觅一些东西。不急急，有机会时间一下可也。

此致  
敬礼  
蛰存 12.29(1978年)

敝寓乃愚园路1018号二楼。  
请勿写愚园路邮局，因愚园路有两个邮局，一个在静安寺愚园路口。  
他学识的渊博，在这里可见一二。碑帖原非他的所长，而是他之所好。抗战期间在云南，他和沈从文常跑昆明的冷滩。沈从文有兴趣的是古陶窑，而他则热衷于一叶叶的“黑老虎”。

香还同志：  
手书收到多日，未能早复为歉。  
1978年余下流年不利，病人多，甚至死了一个长媳。年底愚夫妇也轮流病倒，我年三十还未起床，初一勉强起来，初二又昏倒。

师大开学后，我担任了一门课，实是半门。因每周四小时，我上二小时，余下二小时由青年教师上，这样一来，每周略有负担了。  
“改正”事尚未轮到，恐怕还要等一。

巾箱本至今未得一册，古书店久未去。日本印巾箱本甚多，浪华馆也有名。画谱想必甚精，现在也是不易得之书了。

俟天气回暖，我精神好些，请来谈谈。我每周去师大三四个上午，附告。  
此致起居。  
蛰存 二月十二日晚(1979年)

“改正”事，指“右派”脱帽事。“巾箱本”系古代开本极小的书，便于携带。

香还同志：  
示悉。久不晤见，想起居如常。  
我冬季照例发病，夏季照例顽健。国庆之前大约没有问题了。内子亦如此。春节后一病两月，今又健好。  
今年被拉去上一班课，每周两节，四小时。本星期已结束。下月起要准备招研究生事了。

57年事校中已解决，市里尚未批下，或者与徐铸成同样情况，也或者我还不够他的资格。大约还得搁一搁，我也无所谓。

从文夫妇春间来过，我到衡山饭店看了他俩一次，谈了二小时。  
暑假中如有空，可以来谈谈。  
即候 起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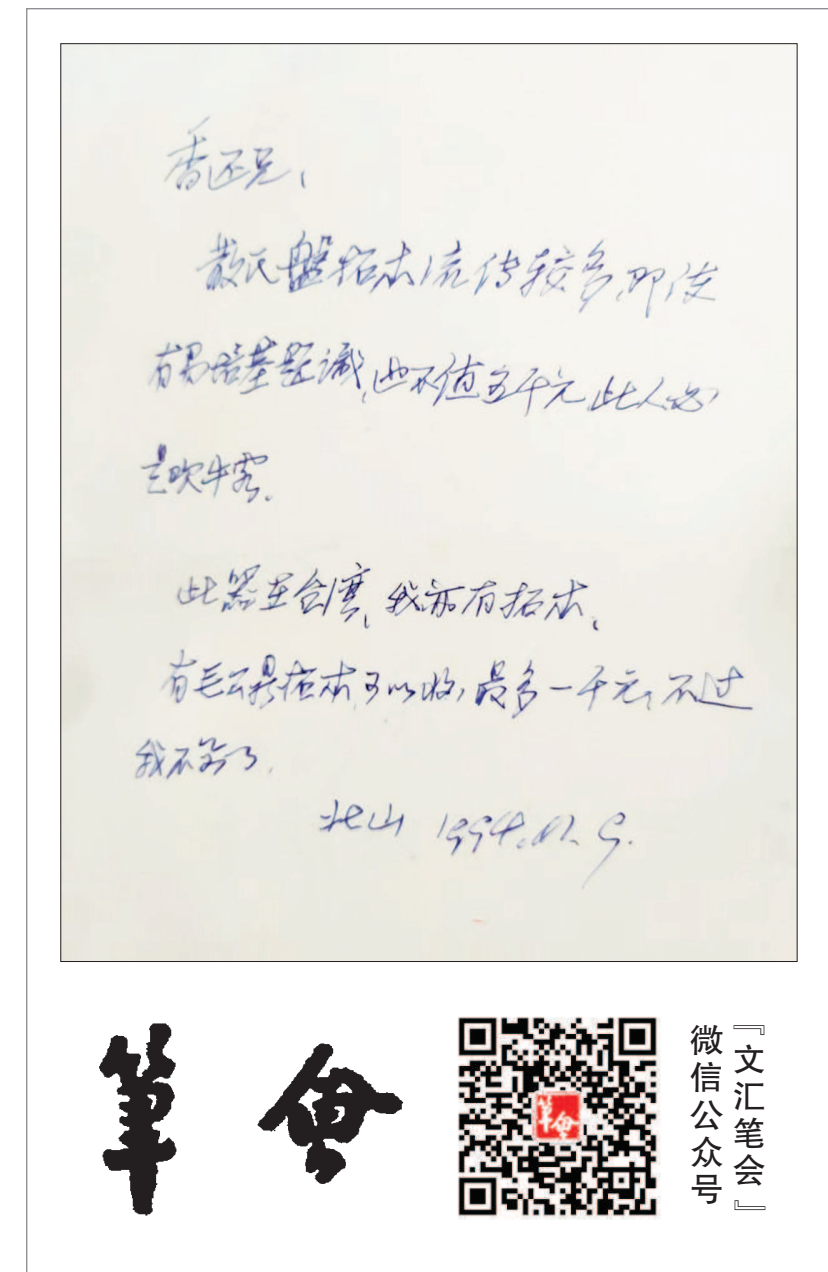
蛰存顿首 5.28(1979年)

从本文开首从文先生对我的囑咐，到他们衡山饭店的晤面；以至于一九八八年五月十日从文先生去世后，没几天，我按例去看他，才坐下，他就在桌子上找出一张纸，交给了我，上书：

沉芷湘兰，一代风骚传说部；  
浪云浦雨，平生交谊仰文华。  
末署“施蛰存挽 沈从文联”，在在都能看到他们之间情深意长的友谊。

香还同志：  
昨日下午失迎，甚歉。本星期六上午有一个朋友的追悼会，须去龙华参加，亦不克奉候，请改在下星期一（16日）或二下午二时惠临，如何？  
每日上午，非去师大，即伏案工作，为了争取时间，不欲招待宾客。故足下来以下午为宜。  
手此即请 大安  
弟蛰存 7.10(1979年)

香还兄：  
收到《小诗自咏》，谢谢。鲁兵同志



不认识，看来是一位浙大毕业的革命干部，是不是？他的诗可与聂绀弩成双璧。我很希望他多写一些运用新词白话的旧诗，为旧诗开一条新路。  
此书无内封，又不署名，封面失去，即不知是何人之诗。似乎印刷时没考虑。  
请代我向鲁兵同志致谢。  
此  
香还仁兄：  
书二册收到。虽然早已看过，再翻一遍也有味道。不过《秉烛谈》不是苦茶庵佳作，抄书多而议论少也。  
看足下此二书，修补整洁，可见足下爱书之癖，故当引为同志。我现在已非聚书之时，不敢承赐。此间书多，无书斋，无放书处，近来正在遣散藏书，足下如要何种书，弟可以奉赠。尚乞示知品种，他日上阁楼检书时，即选出寄奉。  
我的新诗，共不到30首。前年周良沛编“袖珍诗丛”，想为我出一本，因太少不成书而止。近日想编一个杂文集，把这一批诗也编进去。  
宋易非颠均正，宋易是现代书局儿童文学编辑。解放后，大约1951年，我在成都路，近延安中路口遇到他，他请我到家里去谈了一阵。后来就无消息。据说他是托派，想必有困厄。你找从事儿童文学的打听一下。我也想知道他的命运，同事三年，总算有点友谊。李白英不认识。  
匆复，即请  
文安

蛰存顿首 三月二十一日(1984年)

《小诗自咏》系我部队战友、儿童文学作家鲁兵写的旧体诗线装自印本。鲁兵确是浙大的学生，他对创作儿童文学是内行，写杂文也是内行，可对线装书的装帧，却是大大的外行。在朝鲜时期，我在军部，他在师部，能常见面。戴深度的近视眼镜，为部队所少见。但，他的工作，却得到当年的师领导李德生将军的赞扬。

香还仁兄：  
书二册收到。虽然早已看过，再翻一遍也有味道。不过《秉烛谈》不是苦茶庵佳作，抄书多而议论少也。  
看足下此二书，修补整洁，可见足下爱书之癖，故当引为同志。我现在已非聚书之时，不敢承赐。此间书多，无书斋，无放书处，近来正在遣散藏书，足下如要何种书，弟可以奉赠。尚乞示知品种，他日上阁楼检书时，即选出寄奉。  
我的新诗，共不到30首。前年周良沛编“袖珍诗丛”，想为我出一本，因太少不成书而止。近日想编一个杂文集，把这一批诗也编进去。  
宋易非颠均正，宋易是现代书局儿童文学编辑。解放后，大约1951年，我在成都路，近延安中路口遇到他，他请我到家里去谈了一阵。后来就无消息。据说他是托派，想必有困厄。你找从事儿童文学的打听一下。我也想知道他的命运，同事三年，总算有点友谊。李白英不认识。  
匆复，即请  
文安

香还仁兄：  
书二册收到。虽然早已看过，再翻一遍也有味道。不过《秉烛谈》不是苦茶庵佳作，抄书多而议论少也。  
看足下此二书，修补整洁，可见足下爱书之癖，故当引为同志。我现在已非聚书之时，不敢承赐。此间书多，无书斋，无放书处，近来正在遣散藏书，足下如要何种书，弟可以奉赠。尚乞示知品种，他日上阁楼检书时，即选出寄奉。  
我的新诗，共不到30首。前年周良沛编“袖珍诗丛”，想为我出一本，因太少不成书而止。近日想编一个杂文集，把这一批诗也编进去。  
宋易非颠均正，宋易是现代书局儿童文学编辑。解放后，大约1951年，我在成都路，近延安中路口遇到他，他请我到家里去谈了一阵。后来就无消息。据说他是托派，想必有困厄。你找从事儿童文学的打听一下。我也想知道他的命运，同事三年，总算有点友谊。李白英不认识。  
匆复，即请  
文安

香还仁兄：  
书二册收到。虽然早已看过，再翻一遍也有味道。不过《秉烛谈》不是苦茶庵佳作，抄书多而议论少也。  
看足下此二书，修补整洁，可见足下爱书之癖，故当引为同志。我现在已非聚书之时，不敢承赐。此间书多，无书斋，无放书处，近来正在遣散藏书，足下如要何种书，弟可以奉赠。尚乞示知品种，他日上阁楼检书时，即选出寄奉。  
我的新诗，共不到30首。前年周良沛编“袖珍诗丛”，想为我出一本，因太少不成书而止。近日想编一个杂文集，把这一批诗也编进去。  
宋易非颠均正，宋易是现代书局儿童文学编辑。解放后，大约1951年，我在成都路，近延安中路口遇到他，他请我到家里去谈了一阵。后来就无消息。据说他是托派，想必有困厄。你找从事儿童文学的打听一下。我也想知道他的命运，同事三年，总算有点友谊。李白英不认识。  
匆复，即请  
文安

香还仁兄：  
书二册收到。虽然早已看过，再翻一遍也有味道。不过《秉烛谈》不是苦茶庵佳作，抄书多而议论少也。  
看足下此二书，修补整洁，可见足下爱书之癖，故当引为同志。我现在已非聚书之时，不敢承赐。此间书多，无书斋，无放书处，近来正在遣散藏书，足下如要何种书，弟可以奉赠。尚乞示知品种，他日上阁楼检书时，即选出寄奉。  
我的新诗，共不到30首。前年周良沛编“袖珍诗丛”，想为我出一本，因太少不成书而止。近日想编一个杂文集，把这一批诗也编进去。  
宋易非颠均正，宋易是现代书局儿童文学编辑。解放后，大约1951年，我在成都路，近延安中路口遇到他，他请我到家里去谈了一阵。后来就无消息。据说他是托派，想必有困厄。你找从事儿童文学的打听一下。我也想知道他的命运，同事三年，总算有点友谊。李白英不认识。  
匆复，即请  
文安

香还仁兄：  
书二册收到。虽然早已看过，再翻一遍也有味道。不过《秉烛谈》不是苦茶庵佳作，抄书多而议论少也。  
看足下此二书，修补整洁，可见足下爱书之癖，故当引为同志。我现在已非聚书之时，不敢承赐。此间书多，无书斋，无放书处，近来正在遣散藏书，足下如要何种书，弟可以奉赠。尚乞示知品种，他日上阁楼检书时，即选出寄奉。  
我的新诗，共不到30首。前年周良沛编“袖珍诗丛”，想为我出一本，因太少不成书而止。近日想编一个杂文集，把这一批诗也编进去。  
宋易非颠均正，宋易是现代书局儿童文学编辑。解放后，大约1951年，我在成都路，近延安中路口遇到他，他请我到家里去谈了一阵。后来就无消息。据说他是托派，想必有困厄。你找从事儿童文学的打听一下。我也想知道他的命运，同事三年，总算有点友谊。李白英不认识。  
匆复，即请  
文安

香还仁兄：  
书二册收到。虽然早已看过，再翻一遍也有味道。不过《秉烛谈》不是苦茶庵佳作，抄书多而议论少也。  
看足下此二书，修补整洁，可见足下爱书之癖，故当引为同志。我现在已非聚书之时，不敢承赐。此间书多，无书斋，无放书处，近来正在遣散藏书，足下如要何种书，弟可以奉赠。尚乞示知品种，他日上阁楼检书时，即选出寄奉。  
我的新诗，共不到30首。前年周良沛编“袖珍诗丛”，想为我出一本，因太少不成书而止。近日想编一个杂文集，把这一批诗也编进去。  
宋易非颠均正，宋易是现代书局儿童文学编辑。解放后，大约1951年，我在成都路，近延安中路口遇到他，他请我到家里去谈了一阵。后来就无消息。据说他是托派，想必有困厄。你找从事儿童文学的打听一下。我也想知道他的命运，同事三年，总算有点友谊。李白英不认识。  
匆复，即请  
文安

香还仁兄：  
书二册收到。虽然早已看过，再翻一遍也有味道。不过《秉烛谈》不是苦茶庵佳作，抄书多而议论少也。  
看足下此二书，修补整洁，可见足下爱书之癖，故当引为同志。我现在已非聚书之时，不敢承赐。此间书多，无书斋，无放书处，近来正在遣散藏书，足下如要何种书，弟可以奉赠。尚乞示知品种，他日上阁楼检书时，即选出寄奉。  
我的新诗，共不到30首。前年周良沛编“袖珍诗丛”，想为我出一本，因太少不成书而止。近日想编一个杂文集，把这一批诗也编进去。  
宋易非颠均正，宋易是现代书局儿童文学编辑。解放后，大约1951年，我在成都路，近延安中路口遇到他，他请我到家里去谈了一阵。后来就无消息。据说他是托派，想必有困厄。你找从事儿童文学的打听一下。我也想知道他的命运，同事三年，总算有点友谊。李白英不认识。  
匆复，即请  
文安

香还仁兄：  
书二册收到。虽然早已看过，再翻一遍也有味道。不过《秉烛谈》不是苦茶庵佳作，抄书多而议论少也。  
看足下此二书，修补整洁，可见足下爱书之癖，故当引为同志。我现在已非聚书之时，不敢承赐。此间书多，无书斋，无放书处，近来正在遣散藏书，足下如要何种书，弟可以奉赠。尚乞示知品种，他日上阁楼检书时，即选出寄奉。  
我的新诗，共不到30首。前年周良沛编“袖珍诗丛”，想为我出一本，因太少不成书而止。近日想编一个杂文集，把这一批诗也编进去。  
宋易非颠均正，宋易是现代书局儿童文学编辑。解放后，大约1951年，我在成都路，近延安中路口遇到他，他请我到家里去谈了一阵。后来就无消息。据说他是托派，想必有困厄。你找从事儿童文学的打听一下。我也想知道他的命运，同事三年，总算有点友谊。李白英不认识。  
匆复，即请  
文安

香还仁兄：  
书二册收到。虽然早已看过，再翻一遍也有味道。不过《秉烛谈》不是苦茶庵佳作，抄书多而议论少也。  
看足下此二书，修补整洁，可见足下爱书之癖，故当引为同志。我现在已非聚书之时，不敢承赐。此间书多，无书斋，无放书处，近来正在遣散藏书，足下如要何种书，弟可以奉赠。尚乞示知品种，他日上阁楼检书时，即选出寄奉。  
我的新诗，共不到30首。前年周良沛编“袖珍诗丛”，想为我出一本，因太少不成书而止。近日想编一个杂文集，把这一批诗也编进去。  
宋易非颠均正，宋易是现代书局儿童文学编辑。解放后，大约1951年，我在成都路，近延安中路口遇到他，他请我到家里去谈了一阵。后来就无消息。据说他是托派，想必有困厄。你找从事儿童文学的打听一下。我也想知道他的命运，同事三年，总算有点友谊。李白英不认识。  
匆复，即请  
文安

香还仁兄：  
书二册收到。虽然早已看过，再翻一遍也有味道。不过《秉烛谈》不是苦茶庵佳作，抄书多而议论少也。  
看足下此二书，修补整洁，可见足下爱书之癖，故当引为同志。我现在已非聚书之时，不敢承赐。此间书多，无书斋，无放书处，近来正在遣散藏书，足下如要何种书，弟可以奉赠。尚乞示知品种，他日上阁楼检书时，即选出寄奉。  
我的新诗，共不到30首。前年周良沛编“袖珍诗丛”，想为我出一本，因太少不成书而止。近日想编一个杂文集，把这一批诗也编进去。  
宋易非颠均正，宋易是现代书局儿童文学编辑。解放后，大约1951年，我在成都路，近延安中路口遇到他，他请我到家里去谈了一阵。后来就无消息。据说他是托派，想必有困厄。你找从事儿童文学的打听一下。我也想知道他的命运，同事三年，总算有点友谊。李白英不认识。  
匆复，即请  
文安

香还仁兄：  
书二册收到。虽然早已看过，再翻一遍也有味道。不过《秉烛谈》不是苦茶庵佳作，抄书多而议论少也。  
看足下此二书，修补整洁，可见足下爱书之癖，故当引为同志。我现在已非聚书之时，不敢承赐。此间书多，无书斋，无放书处，近来正在遣散藏书，足下如要何种书，弟可以奉赠。尚乞示知品种，他日上阁楼检书时，即选出寄奉。  
我的新诗，共不到30首。前年周良沛编“袖珍诗丛”，想为我出一本，因太少不成书而止。近日想编一个杂文集，把这一批诗也编进去。  
宋易非颠均正，宋易是现代书局儿童文学编辑。解放后，大约1951年，我在成都路，近延安中路口遇到他，他请我到家里去谈了一阵。后来就无消息。据说他是托派，想必有困厄。你找从事儿童文学的打听一下。我也想知道他的命运，同事三年，总算有点友谊。李白英不认识。  
匆复，即请  
文安

香还仁兄：  
书二册收到。虽然早已看过，再翻一遍也有味道。不过《秉烛谈》不是苦茶庵佳作，抄书多而议论少也。  
看足下此二书，修补整洁，可见足下爱书之癖，故当引为同志。我现在已非聚书之时，不敢承赐。此间书多，无书斋，无放书处，近来正在遣散藏书，足下如要何种书，弟可以奉赠。尚乞示知品种，他日上阁楼检书时，即选出寄奉。  
我的新诗，共不到30首。前年周良沛编“袖珍诗丛”，想为我出一本，因太少不成书而止。近日想编一个杂文集，把这一批诗也编进去。  
宋易非颠均正，宋易是现代书局儿童文学编辑。解放后，大约1951年，我在成都路，近延安中路口遇到他，他请我到家里去谈了一阵。后来就无消息。据说他是托派，想必有困厄。你找从事儿童文学的打听一下。我也想知道他的命运，同事三年，总算有点友谊。李白英不认识。  
匆复，即请  
文安

香还仁兄：  
书二册收到。虽然早已看过，再翻一遍也有味道。不过《秉烛谈》不是苦茶庵佳作，抄书多而议论少也。  
看足下此二书，修补整洁，可见足下爱书之癖，故当引为同志。我现在已非聚书之时，不敢承赐。此间书多，无书斋，无放书处，近来正在遣散藏书，足下如要何种书，弟可以奉赠。尚乞示知品种，他日上阁楼检书时，即选出寄奉。  
我的新诗，共不到30首。前年周良沛编“袖珍诗丛”，想为我出一本，因太少不成书而止。近日想编一个杂文集，把这一批诗也编进去。  
宋易非颠均正，宋易是现代书局儿童文学编辑。解放后，大约1951年，我在成都路，近延安中路口遇到他，他请我到家里去谈了一阵。后来就无消息。据说他是托派，想必有困厄。你找从事儿童文学的打听一下。我也想知道他的命运，同事三年，总算有点友谊。李白英不认识。  
匆复，即请  
文安

友处不必催了。  
我的《北山集古录》出版了，书尚未到，要我买400册，大约我兄必可得一册。下月中旬有便请来刺探。  
此问安

蛰存 3月29日(1990年)

香还兄：  
高丽文译人已找到一位，你不必为我操心了。  
昨天找到很多剪报，都是1985-86年的《夜光杯》，88年起，晚报阅后要寄给在沧州的儿媳，就不剪了，事实上也无可剪者，大约《夜光杯》以1986年为“最有看头”。现在把这些剪报寄给你，炒炒冷饭。其中也有一篇是你的大作。看过丢掉，我不要了。  
天热，今年暑期恐不好过。  
北山 5月10日(1990年)

香还兄：  
《翻译文学集》第一卷标点费已结出，兄标点过哪几篇？请开一单子来。在六月二十二日以前到外处领取。此问好。  
施蛰存 6月17日(1990年)

前几天，正想到：“张香还好久不来了，不知安否？”前日收到大札，始知有“茗雪之游”，可知雅兴不浅，身体必健。小莲庄我也勾留过半天，与徐迟闲话，已是1936年的事了。丁沈交恶文，我也见到，此事在三十年代已知，《词学》八期才出版，国际论文专号尚未发稿，出版当在1991年了。

我一切如常。天渐冷，写字会较困难，别的怕。十日以前有任务，十日以后可来聊天。此奉香还兄  
这是施老用自制的明信片写的，时间是1990年12月2日。“茗雪之游”指在浙江南浔一带旅行。《词学》，由华东师大出版，施老时任主编。

香还兄：  
收到八月四日信，才知无恙。甚慰！今年我不佳，手臂、二腿均发大粒疹子，一搔，就发红疹，很不舒服。  
来了一批日本人，谈了三个下午，都是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，可是所知甚浅。《谈风》中的三篇已印得，不必费神了。《大风》一篇不记得，也不必保存了。文化界正处于战国时代，各自为政，而且一致迫害规规矩矩的知识分子，无语可说！  
……  
下午睡到三点，上午工作。稍凉再请来聊天。  
向合府问好。  
北山 八月十二日(1991年)

现在不要写“书”，我对你写各种千字文，供应副刊，可以换几个茶酒钱。又及。如茅盾、沈从文、俞平伯。  
书信编一本倒可以，要加“欣赏”，就使人厌烦。两人之间的通信，由第三人来欣赏，不知能欣赏出什么来？  
我那两本旧小说，似乎能销，许多人来问我要。可伶我只存三四部，万万不能送人了。看情况大约再有再版的希望。  
近日忙于编《词学》十期，即需发稿，要到下月中旬才有空暇，以后想搁笔“蛰伏”了。  
此问安。  
北山 11.27(1991年)

傅艾以系指《现代作家书信集珍》编者。“我那两本旧小说”，指《善女人行品》《小珍集》等。

香还兄：  
你这一文根本不是书信欣赏文字，离谱了。仍寄还。因为有几本书我不想你提起。  
一雪之后，老夫老妻均受不住，老妻已卧床三日，我也终日蜷缩。现在停止一切工作，也谢绝会客。挨过冬天再活动。  
此贺新年  
北山 12.31.1991

大概还是指的傅艾以编那本书信集上有关他的信。这是他惯用的自制的明信片写的。

香还兄：  
你又为我做了义务宣传部长了。“夜光杯”第一篇是林放的交椅，你坐了去，也不容易。  
“螺文”是陈兼与，亦即陈声聪。  
“螺川书屋”是周鍊霞。  
“孝鲁”即“效鲁”。  
“怀辛”不知。  
杨义毕竟不了解三十年代文坛，说话不着实。  
萧乾大约解放后有点“背弃”从文，故从文不满。萧毕竟是文从提举起来的人。  
夏衍说，不清楚雪梅是否提出了“民族主义大众文学”，真奇怪！他好像把旧事全忘记了！  
外间有何文艺新闻，过年初五，请来

谈谈，这两天，确实是在“冬眠”。  
北山 1.27(1992年)

“义务宣传部长”系指我除了在《夜光杯》，还在昆明《春城晚报》上发表的有关他的一些文字。这里他“不知”的“怀辛”，即藏书家许厚基。

香还兄：  
《文饭小品》及《我的记忆》事，非但忘了，而且查找不得，不知是否你已取回？我房间曾经搬动，有许多书及文件换了地方，你不来借，有根本脑子里，没有这件事了。  
奈何？抱歉！如在我处，也不会遗失，不过要待发见耳。  
北山 1993.10.26

《我的记忆》事指我年轻时后收藏的一册戴望舒的《我的记忆》，后来施老找出来了。此书系1929年11月再版的毛边本。施老在这本书上，写下了“此为水沫书店创办时第一批出版物。去今六十年矣。至今犹存者，恐为数有限。香还兄得此本可喜，幸珍藏之。一九九三年十月二十七日 施蛰存”。

香还兄：  
函悉。今将清阁住址抄奉。  
如果你要去访问，最好先到我处，有一点东西托你带去。  
顺便带一些府上珍藏的碑拓包我眼福……  
北山 1993.11.28

信的下面写了女作家赵清阁的住址和电话。此信系用施老自制明信片写。

香还兄：  
信收到。印铃甚好，都是名家所刻，大约尊大人也是一位印人？  
《智慧帽》如要印，也不妨，我想作者未必尚在人。她与我年相若，但我估计她不会活到九十。  
还有几篇打字稿，未找出。如出版社要，我可以上楼去找，不过我不会译了，没时间作此事。  
印纸不必买了。一个湖州朋友送了我十张。  
西书定价贵？我不知。但我的都是好书，外文书店没有的。  
近来健康不好，每天只看报刊。贺春正  
北山 1994.2.4

《智慧帽》，原作者露西·吴尔（1918—？），以色列女作家，出生于维也纳。以想象美丽并富哲理著称。此外还有《美丽国》《野东西》《安静的森林》等。“西书”，当年我曾在顺昌路凤鸣书店付高价买了她收藏过的西人某作家、英文本的巴尔扎克，当时，想等有机会送还给他。

香还兄：  
信收到。你完全估计错了！七、八、九月，我是活受罪，室内每日32℃，发过两次高烧39℃，四日不退，幸而没有引发心脏病。近日稍凉，而体力大衰，瘦了不少，说话也不如过去之大声了。  
我与内人分居二室，她房里装了一个空调，我却怕冷不怕热，热到吃不消，躲进空调室，坐一小时，又吃不消了，只好回到前房。  
今日中秋，还比往年热，希望此后能有一段不冷不热的凉爽日子。  
现在有许多人在打官司，你也赶时髦了，祝你打赢这场官司。  
9月16日《光明日报》有我一文，你去找来看看。  
问好！  
北山 1994.9.20(中秋)

打官司同事，系指“文革”后当年私房一股落实政策风中，出现的某一些问题。

香还兄：  
散氏盘拓本流传较多，即使有易培基题识，也不值五千元，此人必是吹牛客。此器在台湾，我亦有拓本。  
有毛公鼎拓本，可以收。最多一千元。不过我不要了。  
北山 1994.11.9

此信系用自制明信片书写。

香还兄：  
目录及函收到。等有机会时一定推荐。我建议书名用《风土人物》，上辑“风土”，下辑“人物”，与此不合者，删去，较为整齐。  
戈译《十二个》，此书如犹存，借我看看。下次带来。  
王、钱扇是好物，得之可喜。亦想一看。这几天忙于编碑集，暂勿来，待下句来小谈。  
珍重健康。  
北山 1995.3.4

戈译《十二个》，系指抗战胜利后，1948年5月由上海吴江路60号时代书报出版社出版的俄诗人勃洛克作、戈宝权译的长诗。钱扇，指的是钱锺书书字的一把扇子。